達道 天

內[illegible]篇

父道 夫道
子道 婦道
兄道
弟道

黃濵村先生家塾原本

達道大全

贊化堂藏板

皇上御極之十二年

親總萬幾

頒詔中外朝鮮趙君怡庭

充賀使來都使事畢

訪余於糸寓論交話舊

歎吾平生旣出一編示余
曰此吾邦黃君愼邨之
所著也讀其書樸實
說理引援賅洽於彝
倫之道三致意焉學

術之衰也運詞之藻者工剽竊矜考据者競穿鑿虛名馳逐鶩廣而荒倫紀身心之要或目為迂闊而悠忽置之

黃君乃獨扶其奥實事求是其不爲流俗所囿而有功名教也夫矣余閩東邦多知名士惜未得一一遇之今因怡庭

而讀是書益想見黃
君品學之粹而
聖天子德教之涵濡不以
方隅限也爰徇怡庭之
意而敘其概云

同治癸酉六月
賜進士及第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
讀
南書房行走

國史館協脩徐郙拜序

余之輯此非曰有得蓋將自治而士友之好古獎人之善者往〻傳寫於是世播數本今年春一本流傳賀使賀使不以爲鄙質諸

徐郙 頌閣

中朝名士遂蒙過許噫此書本不
求知而交怡庭於不面識頌閣於
論心書以相贈如親謦欬誠過
望也謬余愧矣是爲之書

癸酉菊月初吉泌秀識

首一節先言天下本然之理是謂達道而達道之所由行者本於人倫之意次引中庸以明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各有不可移易底道也忠孝兩經非不以達道爲天下本然之道

原敘

達者止善之謂也天下古今之所共也道者率性之謂也人倫爲大故中庸以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爲天下之達道善述善繼周公之達也止慈止孝文王之道也言有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而能盡天下之達道者乎然而孝經言孝不言慈以

而其在明倫勢有不可並行者也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聖人微意

復以夫子之言申明其道之各一俾學者知達道之爲天下本然之理也

條分五倫即見達道

其坊民之薄於孝厚於慈也。忠經言忠不言義以其坊臣之簒逆也。是以聖人之於君父略言之所以勉在下之職要之抑豈非抑陰扶陽之道歟。然陰陽亦不可偏勝孔子之對景公亦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學者若能深味則君義臣忠父慈子孝之爲達道也。類可推矣。余乃敢稽聖經證賢傳以父道子道兄道

修身為達道之本達道為修身之日徹上徹下無非本然道理上來父兄君師夫屬乎上子弟臣徒妻屬乎下非特官民奴主之有上下而已無偏勝則亦不必扶抑此所謂本然之達

弟道夫道婦道六者為內編以君道臣道友道御下事上修身六者為外編總十二則五倫分而為二則上下而已合而言之一修身而五者備矣上也下也修身也三者雖不與乎中庸所謂五者之目而所以行之者亦莫善於三者之目是庸合而為編要欲自覺是編也其於陰陽似無扶抑而實無偏勝之患矣

道近於達道之不然而可以盡在下之職矣。因以達道名編。

同治六年上之四年丁卯四月上澣。檜山黃泌溙書。

黃氏日抄曰孝卽仁之事而仁則性之有

傳習錄曰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夫

達道集註大全序

達道者明倫之書也不曰明倫而曷爲謂之達道天下之道不外乎彝倫而彝倫之本本於性性卽天也盡性知天中庸之道也故中庸以彝倫爲天下之達道達道者其惟中庸之友流乎然則中庸之書至矣盡矣曷爲益之以友流乎蓋亦因時而作也曷爲謂之因時道不行於時則道不可以爲道矣蓋自天降生民有物則有則則人各循其天命之性而不事外求也故在昔盛時天下之人莫不有以知其性

人欲自天理上用功[illegible]雲峯胡氏曰中之一字聖聖相傳之道莫加於此也精一二字聖聖相傳之學莫加於此也問言中而不及庸何也雙峯饒氏曰庸不在中之外惟其隨時處中所以可常行而不可易也朱子曰這箇道理本

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行則在上之人特因其不及者而加勉焉已矣是以當堯之時堯之授舜不過曰允執厥中中之一字不爲不至矣舜之授禹也亦必加之以人心道心惟精惟一者以其世愈降而道愈微聖人修道之教愈往而愈深者也然則前聖後聖因時之教固有詳畧之不同而其所以明道一也曷嘗有一毫私意於其間而畧前之不足乎詳後之有餘也是知春秋之名分有正於中庸鮮能之後後而大學之明教中庸之明道也無非所以發明其時

是天之所以與我者不爲聖賢而有餘不爲愚不肖而不足但其間節目須當講學以明之此所以讀聖賢之書須當知他下工夫處也

存疑曰率其自然者方是道若非其自然則或出於氣稟或出於物欲安得爲道

北溪陳氏曰人所不

之不及者爾後乎此而眞儒不作六經之教熄而中庸之道不可得而復見幸閩朱夫子出而推斯道之不傳於是焉訓詁而釋之章句而別之爲之十明之復益之以小學之教使斯民知夫修齊治平之本本不外於復初之工初言則性也性言則天也天不變道亦不變葢其不循也故開示其修之之方如此其至也是道也夫豈有高遠難行之理也哉惟其高者入於荒唐卑者滯於形氣不復知原於本然之性者爲道而以道爲別件事爾愼村子爲是之憂提出中

曾見忽然見之便怪異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日用事便是平常底道理都無奇特底事如子曰孝是明德然自有當然之則不及固不是若過其則必有封股之事須是到當然之則處而不遷方是止於至善

庸達道之目而標榜之以示夫道不外於彝倫而彝倫之中亦不以奇異爲率性之道故是書也各有職分當行底道而並無偏倚過不及之弊此其中庸之支流而可以至夫中庸之本原者也芝也幸而忝親親聞其言畧有所得忘其固陋章句而註之聊與同志而共好豈敢曰有補於時敎也哉

歲戊辰暮春下澣後學族弟芝秀謹書

愼村先生世系圖

始祖 愼懋俊（高麗侍中）— 後孫 河應（高麗贊成事）— 曾孫 信（高麗判京兆尹）— 子 居正（本朝刑曹判書 義原君）— 孝誠（三登縣令 贈工參）— 澄（高原郡守 贈户參）— 浚源（豐儲倉守）

淡

舜卿
禹卿

顓頊曾孫陸終之後封于黄因氏焉出東方爲大姓

湯卿 — 瑋

瑋 — 益中、處中、以中、立中（醴泉郡守 贈户參）、得中

立中 — 濟、澱、泂（雙阜處士 贈左承旨）、汚、澤、濬

得中 — 灇 — 藎耆

泂 — 命耆、世耆、僊耆、藎耆（出系）

藎耆 — 欽、鐸、鍋、鏈、鍍、鉦、鑕

鑕 — 鵬河、龍河、鳳河

典籤 贈領議政

城 奉教 平安評事
琇
璡
璨

憲中 尼山縣監 贈左議政
允中

淮 贈吏判
瀗 贈左贊成
瀹 唐津縣監 受業尤庵
洽
洛
漮

漢光武建武四年黃洛始出東國後孫有甲古乙古丙古甲爲箕城君乙爲長水君丙爲昌原伯昌原之黃肇于此

祿 — 仁贇 — 基慶 — 鍾歆 — 皐淵 — 健秀 — 性

鍾 — 芝秀 號石樵 監役 — 性
羲性 出系

彬 — 仁贊 — 基仲 號雲溪有集 通德郎 — 鍾鉉 號贅穡齋 著養正錄 下學準的 — 度淵 號惠庵 北部令 — 泌秀 愼村先生 再薦授職 縣令不就 — 羲性

基慶 出系

達道集註大全十二則目錄

卷之一　綱領凡三十九條

內編凡六則

父道第一　明自誠之道　明主恩　明教訓

子道第二　明養志之事　明承順之意　明諫諍之道　明盡職之事

明廣敬之意　通論事親之道

兄道第三　明敦睦之義

弟道第四　明致敬之事　明自誠之道

夫道第五　明取婦之道　明正家之道　明居長之誼

婦道第六　明堅貞之誼　明無違之道　明敬慎之誼

卷之二 外編 凡六則

君道第七 明修省之道 明親賢遠小之誼 明從諫之誼 明子民之誼 通論君國之道

臣道第八 明事君之誼 明諫諍之誼 明盡忠之事 明出處之誼

友道第九 明擇友之誼 明輔仁之誼 通論交游之事

卷之三 外編

御下第十 明自誠之道 明立教之誼 明新民之事

事上第十一 明自省之道 明事師之節 明事貴事長之誼

修身第十二 明自誠之道 明威儀之節 明交游之際

內外編凡二百七十六條

終

達道大全綱領

尊卑內外天地陰陽之大義

易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程子曰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雖一家之小无尊嚴則孝敬衰无君長則法度廢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

成之之性本於陰陽自然之道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有道則有器有器則有變通故措之民而不悖矣

程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无始亦无終亦无因甚有亦无因甚无亦无有處有亦无无處无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朱子曰如爲君須止于仁爲臣須止于敬爲子須止于孝這皆是道理合如此若不恁地索性兩邊說恁生說得通又曰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道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

五品出於天根於性而人自失之故司徒之教即是因其性而復其初也

人之理理只在器上理與器未嘗相離

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朱子曰契臣名姓子氏封於商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令也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命契為司

五典之教在於和民之則

道無所失則國無不治

十者人性之固有故

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天性之眞有㸔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紊亂之患矣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

九峯蔡氏曰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彛言故曰式和

禮記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

臨川吳氏曰得者謂於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無所失也

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

謂之人義

處內以睦處外以義檢身以正交際以誠人倫之道盡矣行已之道至矣

倫者天地自然之序非人强爲者也天下之事因本至末故倫理而后物安

十者謂之人義

義者非自外襲取者也修其良知之謂義而良知出乎天修之存乎人故謂之人義

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

匯澤陳氏曰肥者充盛而無不足之意

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

匯澤陳氏曰父子君臣四者乃自然之序故曰倫也

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

禮樂文物雖隨時損益而亘萬世不革者其惟人倫乎

馬氏曰父子相親出於天性自然而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何也蓋男女無別於內則夫婦之道喪而淫辟之罪多雖父子之親亦不可得而親之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有相親之恩父子有相親之恩則必有相親之義故義生焉非特父子之親如此推而至於朋友兄弟君臣上下之際皆有義則粲然有文以相接故曰義生然後禮作禮作而貴賤有等上下有分此萬物所以安也

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得與民變革者也

聖人之治世也損益隨時而人倫者天地之常經亘萬世而不易故謂之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

石林葉氏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人之道也君臣正而朝廷肅父子親而閨門定長幼和而宗族有禮則人道正矣故言禮義立

論語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而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仁是性也率性之謂道故君子不可不行仁行仁者必自孝弟始故曰孝弟其爲仁之本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朱子曰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 長洲汪氏曰人

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只緣三代以後君臣都忘却天字君以爲惟我之所欲爲臣以爲生殺刑賞爲君所制不得不然於是尊君卑臣相去懸絕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攝及其不能攝也則禍亂隨之直弄成一箇私心自利世界與天字隔絕君不知禮之出於天臣不知忠之本於性性天命也天即理也性即理也故朱子於各欲自盡上又加理之當然四字若不識此四字便講煞各欲自盡只成本心之學自以爲盡而實多未盡在如良知家言也只坐不知天也又曰君臣之所由來從天降下民起義故君求臣臣事君皆天也知天則忠字直從天命之性來不忠則無天自有所不能已者非駕馭術數之所能取也也人在作許多血性赤心格言都在心上起論者議心則人心不同顧忠不顧忠盡忠不盡忠焉○呂人異志人惟本天來則絲毫闕欠走趲不得耳

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

君子之道止於至善而子產有其四焉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人各盡其分則國罔不興人失其道則乖亂生矣

達者通上下古今之謂也人倫斯明則無所不達矣

脩己治人之謂君子之道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
粟吾得而食諸

南軒張氏曰爲政以序彝倫爲先彝倫不叙則節
目雖繁亦無以順治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彝倫
所爲叙也雖堯舜之治亦不越乎此貴於盡其道
而已○朱子曰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

子曰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朱子曰其在邦也事上則獲於上治民則得乎民
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

君子上達而道長小人下達而道消

道之原出天而道之爲道在人

仁之於親義之於君窮天地而不可移易者也

行者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焉斯可謂之達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朱子曰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朱子曰人外無道道外無人道即人之所以爲人之理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朱子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

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

人有四端而四端之用莫切於人倫

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朱子曰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

天以是道賦人而人不行道者違天也

捨本而治末未有不亂君子固當知本

民則和則樂莫大焉

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此皆是未足以盡其本然之量須是充滿其量自然足以保四海

孟子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朱子曰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

孟子曰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君子務本而不知其本可乎本立而後道生矣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

舜之所以爲舜亦行人之職分內事

人之不能盡其道者非才之罪也人自棄之也

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朱子曰事親從兄良心眞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朱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强行之

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

盡其在我則道在是矣

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
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
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
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
以盡其才也詩大雅蒸民之篇有物必有法如有
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
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
而行求仁莫近焉
朱子曰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
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人有良知良能而苟能擴充則達之天下矣

人之盡其性者謂之道

止於至善則道在其中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朱子曰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也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

〈大學〉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

行道於家則成教於國教既成則君子之道備矣此忠恕之道也忠恕違道不遠也

交止於信

此言文王緝熙之敬循天道之本然盡人道之當然也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朱子曰如親在我之上子孫在我之下我欲子孫孝於我而我卻不能孝於親我欲親慈於我而我卻不能慈於子孫便是一畔長一畔短不是絜矩

天之賦人以道者謂之性人之事天以性者謂之道道外無性性外無道

彝倫叙則七情和此所以為達道

達道者通天下亘萬古不易之道也其目有五而推而廣之親戚之尊卑屬乎父子名分之上下屬乎君

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七情之發發而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達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由循性之謂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朱子曰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

民五品之屬皆得其道則雖之東欲不可〔?〕道故謂之達道而所以行者一於誠而已矣

常思不盡分處則自然至於莊道矣

道在日用之間只可循理求去若或以私意公便不是違道

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朱子曰此天地只是道可謂吾建於此而與天地之道不相悖

程子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虞書曰五教日五典而未嘗言其日中庸曰達道而始列其目此編曰十二則而條分其路

內外編象兩儀三卷象三才十二則象十二月達道十二言天地之道備矣

孟子自教而言故先父子中庸自政而言故先君臣此編自親

達道集註大全十二則卷之一

檜山後學　愼村　黃泌秀臣伯編纂

族　弟　石樵　芝秀景燁集註

海皐後學　艮窩　金耆淵景年校正

内編凡六則

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六者親於家而教其子者父也友于弟者兄也刑于妻者夫也故三者皆先於子弟妻而父爲一家之尊宜爲一編之首而兄是同氣之親夫是異姓之親是爲人倫自然之序故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

親而言故先父子次兄弟

此章言己爲人子則事親之事亦可知矣豈有非理之責哉

此章言孝親而求孝之意

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父道

禮記曰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

此指文王世子之篇○嚴陵方氏名慤字性夫曰居君父之位操使令之權其可以不知臣子事人之道哉

子曰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

凡曰子者指孔子也報謝其恩也禮記曰報本反始恕以己體人也

此章言爲父之難

此章言以身率教之意

此章言居家有禮以及其効

漢書曰父猶天母猶地子猶萬物天平地安物乃茂

父慈母愛子乃孝順

漢書後漢郎班固所作出武五子戾太子傳

萬石君石奮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

漢石奮河內人景帝朝爲九卿以上大夫歸老與四子長建次慶皆官至二千石故號萬石君勝冠謂年及冠者燕謂燕居申申和緩也

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

此章言身之不正雖以孝子愛親之心亦必有德以明己身之不可不省也

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許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

湛字子孝漢平陵人○天台陳氏選名曰矜嚴矜莊而嚴厲也嚴君尊嚴之君長也漢以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其治長安城中儀表猶言法式也

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此章言父子之間不以責善爲善而以主恩爲善也

孟子名軻字子輿○朱子名熹字元晦諡文新安人曰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朱子曰親之過小而遽怒則是水中有一激石則叫號而遽怒矣此之謂不可磯

右明自誠之道

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朱子曰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臨川王氏名安石字介甫曰父有爭子何

此章言愛子婦之道不可以姑息廢事也

此章分二節首節言……之事二節事事

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內則曰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寍數休之。

內則禮記篇名○匯澤陳氏名澔曰雖甚愛此子婦而不忍其勞然必且縱使為之而寍數數休息之必使終竟其事而後已不可以姑息爲愛而使之不事事也

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

之事使不得褻者開崇敬之路事事者成爲人之道 [illegible]

此章言父子相信而後家國和順 [illegible]

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匯澤陳氏曰慈愛也謂敬愛其親故以旨甘之味致其愛各從其事者各治其所當爲之事○嚴陵方氏曰尊卑之際辨則敬同則褻故父子坐不同席居必異宮所以致其敬也然賤貴者其禮宜詳貴賤者其禮宜略故由命士以上然後父子異宮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昧爽而朝晨省之禮也日入而夕昏定之禮也

李泌。抽笏叩頭。告德宗曰。父子相疑。未有不亡之國。

泌字長源小字順唐中山人笏所以記事者以牙爲

此章言父子主恩不可以不才棄其天倫也　八宋

此章言父子親親不以聲罪爲直而以理爲直也　[illegible]宋

之德宗唐帝代宗之子也時德宗欲廢子立姪而泌諫也○華陽范氏名祖禹字淳甫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

才者足以有爲之謂也聖人正大之情天地之情也鯉伯魚孔子之子雖不才在己則子也

子曰吾黨之直者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朱子曰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上蔡謝氏名良佐字顯道曰順理爲直父

此章言父子天倫之親若以有過而遽絕

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存疑曰石碏（衛大夫莊公時人）之爲父而不隱其子厚李璀（唐德宗時人）之爲子而不隱其父懷光者弑逆大惡不可隱其事尤重於父子之倫也石碏以父殺子於理順於心安李璀以子告父理似稍欠安李璀當死於其父叛未露之先以死諍父不從則繼之以死或者父意可回萬一不可回亦使其君爲之備如此則君親二者兩全無害也

内則曰。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

之上恩安

此章言愛子者愛之甚則教亦必篤

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匯澤陳氏曰庸用也怒之譴責之也不可怒謂雖譴責之而不改也雖放逐其子出棄其婦而不表明其失禮之罪示不終絕之也○東萊呂氏名祖謙字伯恭金華人曰明言其惡而出之之謂表父母愛子之心舅姑待婦之禮雖彼有過猶欲遮護故放出而不明言其所以過○嚴陵方氏曰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爲傷恩故也

右明主恩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

此章言擇師而教之

東坡蘇氏（名軾字子瞻眉山人）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厚齋馮氏（名椅字奇之）曰人之常情勞之之事難從而勞於前者逸於後豈非愛之深者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

此章言教子恩威並施教子必在嬰孩
[illegible]
[illegible]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朱子曰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旣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

顔氏家訓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愼而孝矣無教而有愛飮食運爲恣其所欲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諺曰教兒嬰

此章言敎子不可不擇其交遊居處

[illegible]

孩。敎婦初來。

顔氏名之推北齊人作家訓運爲動作也恣縱肆也驕慢無所憚也捶撻笞擊也諺俗語也嬰孩童稚也

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眞可以居

此章言教子必以誠信以及其效也

[illegible]

子矣。遂居之。

〔軻〕孟子名○天台陳氏曰舍居也踊躍哭狀等埋葬事坐而賣曰賈行而賣曰衒徙遷也俎豆禮器揖讓進退禮容

孟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爲。母曰欲啖汝。旣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以食之。旣長就學。遂成大儒。

天台陳氏曰啖食也欲啖汝戲答之也適猶方也

此章分二段首一段言教子以禮一段言禁於未形 [illegible]

欺誑也信實也買肉食之以見前言之非誑也孟子夙喪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通五經著書七篇命世亞聖之大才也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州吁衛莊公名揚之公子嬖人幸妾也石碏衛大夫方道也義方即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此謂大順納猶寘也邪即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

此章言教子以法之事 [illegible]

小加大淫破義此謂六逆自由也寵祿過盛則驕奢淫泆而由於邪逆矣

呂滎公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

正獻公名公著字晦叔相宋封申國公○天台陳氏曰簡簡要重厚重寡省事默愼言也事物謂外事外物經縈也蹈循行也規矩喩禮度事事依循禮度而行

此章言家長御家之法當謹守禮法以身率教至於財用出入亦必有節以備不虞也

司馬溫公曰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公姓司馬名光字君實宋陝州人贈溫國公○天台陳氏曰禮先王所制法國家所立御統也家衆

此章言子事父必能順志忠養以後可以言孝矣

婢僕輩也職如主庖廩掌田園之類事如治產業給征役之類量入以出入多則出多入少則出少也稱家以給有則豐無則儉也吉凶謂冠婚喪祭之事品節言其當均一言其平冗雜贏剩備防也不虞謂不可虞度之事如水火盜賊之類此皆制財用之節也

右明教訓

子道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

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

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魯人公明儀曾子弟子○西山眞氏本姓愼避宋孝宗諱改愼爲眞名德秀字景元曰父母之意未形而能迎之於其先父母之志已形而能承之於其後非深於孝愛以父母之心爲心者不能諭者開說曉譬之謂爲人子者平時能以理開曉其親置之無過之地猶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而引之當道也其視有過而從諫者功相百矣故君子猶難之

此章分三段看首節言順其志意子節言居處必安三節言以飲食忠養

此章言口體之養不足以爲孝惟養志者爲可然必終身不忘父母可謂全矣故末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

天台陳氏曰老及四其字皆指親而言樂其心怡悅其心也不違其志承順其志也○嚴陵方氏曰怡聲以問所以樂其耳柔色以溫所以樂其目昏定所以安其寢晨省所以安其處忠者盡己之心也

曾子曰。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

言其效也 [illegible]
亨音烹 孰音熟

己。衆之本敎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旣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嚴陵方氏曰亨言天產故其臭爲羶孰言地產故其臭爲薌嘗皆否而後薦之是孝之一端而已稱

者口稱其所爲願者志願其如此此則亏之之詞
也幸哉有子如此言其有子如此乃父母之幸也
孝者盡子道而已人言如此故曰所謂孝也已已
則言其盡於此也教亦多術矣特爲之本者孝也
故曰衆之本教曰孝孝經云大孝德之本也教之
所由生也夫孝旣爲德之本故仁非仁於孝不足
以爲仁之德禮非履於孝不足以爲禮之德以至
義也信也強也亦若此而已○匯澤陳氏曰願猶
羨也稱願稱揚羨慕也然猶而也其行曰養行猶
用也言用之於奉養之間也安爲難者謂非勉強
矯拂之敬也卒爲難者謂不特終父母之身孝子
亦自終其身也能終即說上文卒字仁者仁此者

此章言非禮之養不足爲孝非分之葬不足爲禮是以君子之孝也盡其誠稱其財而獨不以天下儉其親也

還音旋

也以下凡七此字皆指孝而言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魯人○匯澤陳氏曰還葬謂斂畢卽葬不殯而待月日之類也○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以其所以養則養在志不在體以其所以葬則葬在誠不在物苟養在體不在志則雖三牲不足以爲孝葬在物不在誠則

此章言敬爲養親之本不敬雖日用三牲不足以爲孝也

此章言養親之事不但以衣養爲孝能和

雖䀇醓百甕禮亦有黍稷醢醓酒醴以實之不足以爲禮若然

則窮者不足矜貧者眞是傷要在自盡而已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吳人○朱子曰養謂飮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旣翕。和樂且耽。宜爾

於妻子宜於兄弟一家和順而不貽父母之憂孝之大者也

此章言人子當繼述親志

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詩小雅棠棣之篇○朱子曰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夫子誦此詩而賛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

右明養志之事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武王周文王之子周公武王之弟名〔旦〕達通也○西山真氏曰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

此章分二段看首節言父在不敢自專二節言父沒能繼其志

變通亦繼述也○新安陳氏凱名師曰祖父有欲爲之志而未爲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爲之事而可法子孫善因其事而遵述之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朱子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廣平游氏名酢字定夫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此章言不改父道〻〻名〻号令〻果〻效

此章分三段首一段言敬父母之命二段言諫過之事三段言曲從之事〻〻〻〻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朱子曰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司馬溫公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

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天台陳氏曰籍簿也佩謂服於身省察也視也返命復命也備陳是非利害之兩端而禀白之欲父母自斷也曲委曲

右明承順之意

此章言子孝而能諫之事

此章言諫貴未形而且不敢抗顏直辭之意

晏子曰子孝而箴禮之善物也。

晏子齊大夫名嬰箴諫也詳見脩身而逸其半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微也○或問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己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纔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欲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

此章言幾諫之道 [illegible]

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朱子曰推得也好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匯澤陳氏曰孰諫謂純熟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致堂胡氏名寅字明仲建安人曰子之事親主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諫必由愛心以發乃可故下氣怡色柔聲皆深愛之形見者也

此章言諫以至誠不可以不聽而忍於怨也
令旨余朩
宋

此章言父若有過則子當諫諍不可愈蹠也
丶宋

令广宋
此章言父之於子其恩最私子之事父敢不盡其誠而私其父

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曲禮禮記篇名○嚴陵方氏曰子之於親三諫不聽苟遂絕之則傷恩矣傷恩者仁所不忍故隨之隨之將以感其心而立人仁之至也

子曰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 爭與諍同

詳見脩身

右明諫諍之道

儀禮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

儀禮周公所作 出子夏喪服傳

此章言自誠之事言父之慈與不慈亦由人子之孝與不孝爲人子者可不體父之心以致其父之慈乎

此章言子之事親但當盡其誠不可以敬

子曰吾黨之直者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重出解見父道

康誥曰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

康誥周書篇名○九峰蔡氏名沉字仲默建陽人曰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

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此章是伯俞泣杖之事而劉向因論其孝之等有上有次有下是開一步說也

九峯蔡氏曰虞氏舜名也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毋舜後毋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象舜異毋弟名傲驕慢也克能也諧和也烝進也乂治也格至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退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爲姦惡也

伯俞有過其毋笞之泣其毋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笞常痛今毋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劉向論曰父毋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

[illegible]

此章言薛包事親底孝之事 [illegible]

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

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伯俞姓韓名俞得罪他日得罪也泣悲毋力之衰

也劉向字子政漢人意發於心色見於面

薛包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

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

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

此章言不可恃恩而逆怠也

而還之。

薛包字孟嘗漢汝南人○天台陳氏曰不能猶不忍里門巷門也不廢謂不廢定省之禮

右明盡職之事

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

匯澤陳氏曰子而孝父母必愛之婦而敬舅姑必愛之然猶恐其恃愛而於命或有所違也故以勿逆勿怠爲戒○東萊呂氏曰旣孝敬也何必戒其逆怠葢孝敬之人事親至於與親相忘則慢心易生恐或至於逆怠故在所戒

此章言親之當愛敬合君親而并言以見君親之爲一也 [illegible]

此章總言孝子之事親上言事親終始用

子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是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西山眞氏曰父母生我者也我則嗣續乎父母者天性之恩孰大焉君之臨臣父之臨子所以治而教之也其厚乎我孰重焉合君親而并言以見君親其義一也悖猶逆也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

其情下言守身乃所以事親

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居謂平居致者推之而致其極也病謂疾之甚也生存死沒咸備其道用幾盡志于親而無媿于子矣故曰能事親也驕矜肆亂悖逆醜同類爭爭鬪亡滅亡刑刑戮也兵謂以兵刃相加除去也三牲

此章言孝子事親恒無自足之心

此章總言人子曲體父母之心首節是愛

牛羊豕也三者不除栽將及親其爲不孝大矣曰

體之奉豈足贖哉

楊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

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楊子名雄西漢人○天台陳氏曰自知不足者舜

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若不足也愛日者惜此日

之易過懼來日之無多

而不得久事其親也

內則曰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

敬父母婢子庶子庶孫二節是愛父母所愛之義不以其在與沒而歧其念也三節是宜家之事 [illegible]

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匯澤陳氏曰婢子賤者之所生也若及也或也沒身終身也由自也宜猶善也○金華應氏曰婢子賤微而可遺庶孽賤微而可忽然父母有所鍾愛焉非特加愛而又當加敬可也然婢子庶孽是固

此章言孝子愛親之心無所不用其敬故至於犬馬且然

所當聽命至於妻妾之切近乎吾身者亦不敢不聽焉妾雖吾所甚愛不敢與父母所愛者敵妻雖吾所甚宜不敢以父母不悅而留苟父母以爲善子之情雖替而夫婦之禮不可不行知有親而不知有己也○嚴陵方氏曰於父母所愛之犬猶若是況父母之身乎父母沒猶不衰況父母之存乎

曾子曰。孝子之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此章言人子終身之孝在於不忘其親

此章言祭必求備備必夫婦親之而后可也

西山眞氏曰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父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况人乎哉

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天台陳氏曰貽遺也令善也果謂果決爲之

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

祭統禮記篇名統猶本也○天台陳氏曰具者供

此章言生死葬祭必盡其禮

祭之物國之祭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家之祭冢子相宗子備外官也衆婦相宗婦備內官也官旣備則事無闕矣

右明廣敬之意

祭統曰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匯澤陳氏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養以順爲主喪以哀爲主祭以敬爲主時者以時

此章言人有三等而孝亦各當其分

思之禮時爲大也

曾子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匯澤陳氏曰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己躬耕之勞可

此章言人子省定之節與夫無所不用敬之事

謂用力此庶人能養之事也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功勞足以及物可謂用勞矣此諸侯卿大夫士弗辱之事也匱乏也博施謂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也備物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可謂不匱矣此卽大孝尊親之事也○廬陵胡氏名銓字邦衡曰父母旣沒雖貧困猶不敢以惡人物祀親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安故也孟子之受禦可以祀賦必求仁者之粟而爲孝

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此章分三段看一段言敬父命一段言遊居有常一段言愛敬其親

天台陳氏曰温以致其暖如温被之類凊以致其凉如扇枕（温被扇枕黄昏事）之類定以安其寢省以問其安告啓也反還也面猶見也常猶方也○匯澤陳氏曰遊有常身不他往也習有業心不妄用也恒言平常言語也自以老稱則父母爲過於老矣不稱老欲安父母之心也

禮記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

此章言孝子之事親無所不至也

此指玉藻之篇父命呼爲父命所呼也唯諾皆應辭而唯速而恭諾緩而慢走趨皆步也而走速於趨易改也不易方如已告云東往則不敢更適西恐名已而莫知所在也復還也復不過時如已告云晝還則不敢更至暮恐失期而貽親憂也瘠病也色容不盛有憂色也疏節謂常行疏畧之禮非大節也○嚴陵方氏曰孝子之事親豈必老而後如是耶蓋以親老者尤不可不知此故也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

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竪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國君之適子曰世子內庭之小臣曰內竪御直日者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循其起居飲食之常也履蹈地也復膳節食安節也復初其憂解也食上進膳於親也在察也進食則察視寒暖之節如飯宜

此章言爲親之事惟當盡其誠力

溫羨宜熟之類食下食畢而徹也徹則問所食之多寡亦猶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

孟子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此章言父母雖亡人不得張樂惟父母俱存始可以飲酒宴樂總見孝思不忘之意人人念念子[illegible]

朱子曰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櫬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送終人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伊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伊川地名先生姓程氏名頤字正叔明道之弟○

此章言不敢以私慢其先也

粥音鬻

此章言親在不敢有身

天台陳氏曰念父母鞠育之劬勞故倍增悲痛父母俱存曰具慶可者可置酒張樂

曲禮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

粥賣也丘墓也○藍田呂氏名大臨字與叔曰丘木所以庇宅兆爲宮室而斬之是慢其先以濟吾私也

曲禮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天台陳氏曰死謂患難相死親在而以死許人是忘親矣

此章分二段看上言不敢私下言不敢專令是示么号亽

禮記曰父毋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

此指坊記之篇○天台陳氏曰有猶專也示猶教也有上下卑當統於尊也○嚴陵方氏曰不敢有其身者傳所謂爲人子者無以有己是也不敢私其財者經所謂不有私財是也若是則上之勢不分於下故曰示民有上下也

右通論事親之道

兄道

此章言爲父兄者不可以子弟之愚而遽絕但當盡其教訓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朱子曰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此章言弟之當愛不可以己之私藏怒宿怨也 [illegible]

此章分二段看至正其家上是繆肜自責之言下是舉家感化之事 [illegible]

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

朱子曰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繆肜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肜深懷忿嘆乃掩户自撾曰繆肜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

此章言愛弟之誠不以婦言有所間 [illegible]

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

彤字豫公漢汝南人幼而無父曰孤攄打更改敦厚睦和也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

昌已知顔色自若讀書不輟

弘字里仁安定人弟名弼酗酒狂也直猶但也輟止也

右明敦睦之義

此章言𢧐嫡亢宗多自貴盛始故立宗法於貴富者尤嚴

弟道

内則曰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富貴不敢以貴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不敢以富加於父兄宗族

此章言溫公事兄之誠就其間飢寒見也

天台陳氏曰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妻祇敬也徒從人也舍置也寡少也約省也入亦謂入宗子之家加高也言非惟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凡內外父兄宗族皆不敢以此加之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伯康名旦○吳氏曰奉之如嚴父敬之至也保之

此章言處兄弟妯娌之間[illegible]

如嬰兒愛之至也老人腸胃弱易飽易飢氣體虛易寒易熱故公撫問之勤如此

右明致敬之事

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

此章言李勣事姊之事不以富貴而易其心也

此章言事兄之道但當盡其誠力不可忽

晉王祥字休徵琅琊人覽字玄通祥繼毋弟也〇

天台陳氏曰遇待也楚痛也成童十五歲也俱謂共爲之

唐英公李勣貴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然火煮粥。火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如此。勣曰。豈爲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爲姊煮粥。復可得乎。

勣本姓徐賜姓李氏字懋功封英公僕射唐宰相

顧猶念也

晉咸寧中。大疫。庚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

[illegible]相避也

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衮獨留不去。諸父兄强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旣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衮亦無恙。

咸寧晉武帝年號疫癘皆瘟疾衮字叔褒次兄名毗○天台陳氏曰危殆謂病甚也熾盛次舍也間空隙也臨哭臨止差愈恙病也

此章言兄之不友亦由弟之不恭爲人弟者若不恭職是由弟而敗天常也

康誥曰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九峰蔡氏曰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毋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

右明自誠之道

夫道

此章言取婦者不可慕其富貴宜審察其

司馬温公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

性行也

此章言取女亦當審其可否

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

天台陳氏曰此言婦之性行當察也婦賢則家道盛不賢則家道衰故曰所由盛衰

子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取。

天台陳氏曰逆謂逆德如不忠不孝之類亂謂亂倫世有刑人棄於人也世有惡疾棄於天也長子

此章言男女之別不可不嚴

此章言御之以嚴畜之以恩不可偏勝而

長女也喪父而又無兄則無受命矣或疑世有刑人不取朱子曰所謂不取者是世世爲惡不能改者非指一世而言如喪父長子不取却可疑若然則無父之女不復嫁此不可曉黄愼村曰愚謂意其無所聞而然也婦皆賢何患於無父也

右明取婦之道

樂記曰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樂記禮記篇名○長樂陳氏誅曰化不時則不生以天地明人事也男女無別則亂升以人事明天地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

則致二者之患也入入合呂念

慝。

朱子曰小人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莅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樂善錄宋李昌齡著曰治室家御妾婦之道當以至正與夫仁術大抵婦人女子之情性多淫邪而少正易喜怒而多乖率御之以嚴則事有不測其情不和其內有慝蓋未有久而不爲害者率御之以和則動多違禮其事多專其心無憚蓋未有久而不爲亂者二者皆非君子所以處家人之道其失均也故曰謂君子之治室家御妾婦當以正而使嚴行其中當以術而使寬在其中則無太嚴太寬之弊然後率之

此章言以身帥家之事令号合与文

以仁教之以義和之以禮撫之以恩勿聽其言勿受其制勿從其役任以可責之事使以不惡之勞有能不可太寵有過不可竊治舉動不爲彼所識措畫不爲彼所料如是則彼之平昔所可逞者皆在吾術中矣雖欲事不測而情不和動違禮而事自專內有所惡心無所憚不可得也夫是數者旣不可得而爲則君子之治家室御妾婦之道如斯而已矣

禮記曰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此指郊特牲之篇○匯澤陳氏曰夫也者丈夫也丈夫者以才智帥人者也

此章言身修而後家齊

此章言爲〻上者事當寬厚不可動輒詬罵所謂不痴不聾不作家翁者是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朱子曰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此章言動止有常

此章言婦之出處亦當以誼

寬字文饒漢弘農人○天台陳氏曰恚怒也裝嚴謂裝著嚴整異變也

內則曰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天台陳氏曰嘯謂蹙口出聲指謂用手指畫不嘯不指爲聲容駭人視聽也以用也

右明正家之誼

子曰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

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天台陳氏曰妬嫉忌也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無子去爲其絶世也淫去爲其亂族也妬去爲其亂家也有惡疾去爲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多言去爲其離親也竊盜去爲其反義也有所取無所歸謂其嫁時有所受命而後無可回之地與更三年喪謂曾居舅姑之喪也前貧賤後富貴謂娶嫁時貧賤而今富貴也○黃慎村曰愚以謂七去者我東之所不行者也東方自檀箕以來數千載俗尚禮教迨我

康獻大王應天受命人倫明於上德教溢于下雖至

閭巷賤婦亦能知改嫁之爲耻則皆可曰有所取無所歸矣是以古之出妻也與庙絶今之出妻也轂則異室死則同穴是則有其名而無其實矣既無七去之去而徒有遠之之惡君子之正家也尤當戒愼乎出處之間而若其淫者不遂而有去又何暇於去之也

右明居長之誼

此章言昏爲萬世之始婦道之所以終身者

婦道

禮記曰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

也敢不信
乎敢不敬
平

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此指郊特牲之篇○天台陳氏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父子所以傳世故曰萬世之始附托也托於遠嫌之義也厚别重其有别之禮不欲相褻也幣所以將意辭所以道情腆猶善也幣誠而不濫惡辭腆而不輕瀆是欲告戒爲婦者以正直誠信也婦人事人者也信者事人之道婦人之德故以是告戒之齊謂共牢而食合巹而酳不改謂不改而他適

此章言蔡女堅貞之意

蔡人之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天台陳氏曰其母女之母也酌而無酬酢曰醮蓋婚禮贊者三酌壻婦而不酬酢也彼指夫大故謂惡逆婦人自稱曰妾聽猶從也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紝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旣許諾之夫養人

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
欲自殺。其父母懼。以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
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終
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復之
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

孝婦漢陳州人○天台陳氏曰守邊曰戍屬托也
慈愛愈固姑慈婦愛愈深固也紡以車績以指織

此章言順爲婦道不順雖有他善不足道也

以機紝以箴居喪三年終夫之喪卒終也淮陽即陳州復謂除其家之役與猶及也夫死不嫁節也養姑而生事葬祭必盡其力孝也

右明堅貞之誼

孟子曰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女子從人以順爲正者也故禮曰必敬必戒無違夫子夫○袁氏世範宋袁采著曰興盛之家長幼多和協蓋所求皆遂無所爭也破蕩之家妻孥未嘗有過而家長每多責罵者衣食不給觸事不諧積忿無所發惟可施于妻孥之前而已妻孥能知此則尤當奉承

此章言婦無專制之誼

內則曰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

鄭氏註曰家事統於尊也

此章申明婦無專制事在酒食之間

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

天台陳氏曰伏屈伏也專制自遂卽擅爲獨成也

饋食供饋酒食也已止也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
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
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
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旣奉承君子唯
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
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

此章言女子當正位乎內不得預外事以致禍也

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宣字子都渤海人○天台陳氏曰清謂淡泊苦謂憂勤學以清苦成行以清苦立士能如此亦奇矣大人稱其父也先生以年君子以德稱其夫也約卽清苦之謂歸謂還於父家侍御婢妾也服飾資裝也引車曰挽鹿車小車可容一鹿者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使可預政家不使可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

此章言內外之有別若尊卑之有等

輔佐君子。勸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

天台陳氏曰中饋居中饋食婦人主之預干也幹猶主也蠱事也君子夫也牝雞雌雞也牝雞晨鳴婦人預政幹蠱之喻也婦人預政幹蠱則有敗亡之禍矣

右明無違之道

內則曰男女不同椸枷。不敢懸於夫之褌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

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

天台陳氏曰横者曰椸直者曰揮掛衣者也篋笥皆竹器貯衣者也浴室曰湢○吳氏曰器者器重之謂斂枕於簏斂簟席於襡器重而藏之是不特妻事夫之禮凡少之事長賤之事貴皆當如是也

內則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擁猶障也

子曰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事無擅為

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

天台陳氏曰及日猶言終日不百里猶言不越境參知使人相參也驗證驗也晝居於內而不出中庭夜行於內而必照以火婦人之德以順爲正凡此皆所以正婦德而使之正也

右明敬慎之誼

達道集註大全十二則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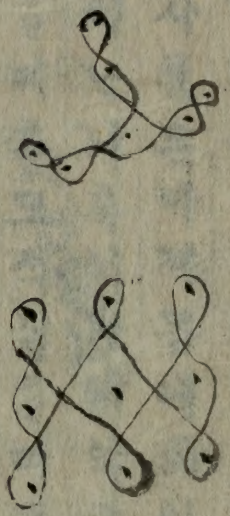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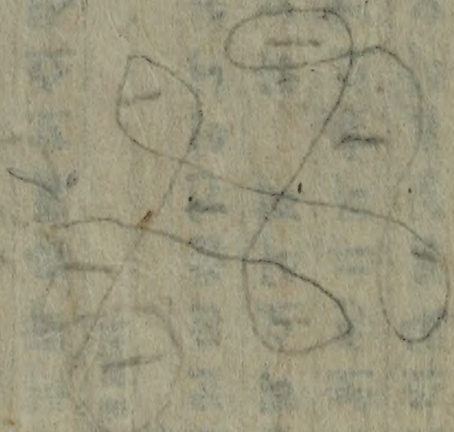
書[illegible]大全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天合[illegible]

以火[illegible]

[illegible]